

玩樂能培養志向？ 來給玩具賦予新定義

在傳統教育的定義裏面，玩樂從來不會佔據生活的重要位置，因為它總是會耗掉一個人的時間，讓我們無法專注於「正經」的學習當中。然而，根據新西蘭遊樂理論家 Brian Sutton-Smith 提出，玩樂不但能夠培養志向，還可以釋放內在的壓抑。近日，香港就有機構通過展覽為大眾打破固有的想法，從設計，甚至歷史、文化的角度出發，給玩樂、玩具重新定義，給「玩」一次被重視的機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設計光譜舉辦的展覽「好玩日日」，由本地設計師 Milk Design 的創辦人及設計總監李志榮合夥 PolyPlay Lab 創辦人 Rémi Leclerc 策展。Rémi Leclerc 作為一個不折不扣「愛玩」的人，曾經於非洲、美洲、歐洲和亞洲生活，從玩樂中探索遊戲的根本，追溯它並和日常生活的設計拉上關係。展覽被劃分為四個展區，當中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展品，還不乏香港經典的玩具，觀眾不但能走一趟本土玩樂進化史的旅程，更從為人熟悉的李小龍、虎豹別墅、海洋公園等為主題的玩具，閱讀到香港故事。策展人將玩樂總結成四個概念：影像、物件、身體和空間，鼓勵觀眾親身用不同的觸感觀看和接觸部分展品，從中讀懂玩具的設計，了解玩具背後更深層的意義。「這個展覽空間算是一個實驗，希望提醒觀眾什麼是『玩』。」 Rémi Leclerc 說。

思考遊戲的角色定位

展品《Moving Mario》由新媒體藝術家林欣傑於2007年所設計，藝術家將平日在屏幕看見的遊戲人物 Mario 以及他背後的情景和歷程帶離屏幕，變成實體與立體、手動的載體，從而讓觀眾反思手指與屏幕之間的關係。透過影片展現遊戲固定的背景，加上能夠移動的模擬屏幕，林欣傑希望為觀眾拆解遊戲實際的運作，以及提出大部分時候我們對於遊戲情景轉換的誤解。他提到，當玩家以為自己用遙控器控制着遊戲角色 Mario 的時候，他好像一直往前走，但其實我們只不過是拉着背景，而非在掌控角色。「當我們去看一件很熟悉的媒體的時候，應嘗試拆開裏面本身的結構再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人們不但會對事物有不一樣的解讀，而且會發現有些關係不一定如我們所想。」林欣傑從我們都很熟悉的電子遊戲中多思考與科技以

實體化生活細節作警惕

同樣受到科技的啟發，作品《尋常行為》由名為「大腦出租」(Brainrental Lab) 的工作室所創作。《尋常行為》為一件迷你、生活中經常會接觸到的物件，其中一個玩偶是一個男孩的雙手拿着一部電話，並從眼睛部分延伸出來遮擋眼睛。大腦出租希望藉這一系列的玩偶展品，去探討大城市裏面許多荒誕的行為。工作室的「主腦」分享有一天他們其中一個成員走進工作室裏面的洗手間，然後突然又走出來，讓大家都覺得很奇怪，接着才發現他是忘了帶電話進去。簡單的一件小事，不但讓每一個成員重新反思人們是不是已經無法與科技分割，與此同時，思考科技和生活又應該以什麼樣子的形式共存。《尋常行為》展示出無論在電話還是生活中都會出現的種種事物，比如是：



● 作品《Moving Mario》。



● 展覽「好玩日日」現場。

展覽「好玩日日」
灣仔「茂蘿街7號」
即日起至4月30日

樓梯、滑梯、電視和床等，看似無法互相扯上關係的東西，卻如科技一般佔據我們的生活。「究竟是我們用科技去生活，還是生活在科技裏面？」大腦出租總結了生活中遇上的一些觸動他們的細節和疑問，將它們創作成實體，作為一種提醒。「我們看見的是不是只是電話裏面的世界呢？」大腦出租願觀眾勿單單用鏡頭看世界，以免生活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小。

新舊之間的平行時空

有別於以科技為主題的作品，藝術家阮儀 (Angela Yuen) 的《時光機蕩失路》則帶領觀眾回到尚未被科技吞噬的年代。Angela 特意到油麻地、大埔等一

些舊區的家庭式老店拾起一些現成物，比如是塑膠玩具來作為時代的符號，述說屬於香港的故事。Angela 還運用光影的交替，呈現出一件顏色鮮艷，掛在牆上的裝置，在裝置當中眾多的玩具和物件中，其中就有人力車和電車一同在行走。她提到，曾幾何時在香港人力車是可以在馬路上和車一起行走的交通工具，而現在就慢慢演變成供遊客欣賞的舊物。「我常常幻想一個平行世界，要是在褪色的元素與現代的香港共存，兩個香港重疊的時候，會是什麼模樣？」 Angela 盼裝置中所用的物料以及符號不但可以紀念香港的成長，同時展現已經逝去的本地文化跟璀璨的城市風光，呈現苦樂參半的平行時空。



● 《尋常行為》的玩偶
探討大城市的荒誕。



● 阮家儀與作品
《時光機蕩失路》。

● 《尋常行為》從細節中
提出對生活的
疑問。



● 以著名人物為主題的玩具。



● 展覽鼓勵觀眾從設計的角度
了解玩具，給它們重新定義。



● 不同的圖像記錄多角度的香港故事。



● 策展人將玩樂總結成四個概念：影像、物件、身體和空間。

他鄉港聲 在廣西感受「扶貧扶什麼」

在上一期的專欄中，我簡單講了我是如何通過「掛職」的方式來到廣西防城港的農村，算是對內地的扶貧事業做了個簡單的介紹。文章發出後，朋友們都說我的經歷十分有趣，想要再聽聽我在廣西的故事——這當然是好事，但可說的又實在太多，一時不知該從哪裏說起。既然這樣，我講講自己在農村的所見所聞，也讓香港的朋友們多了解一下內地農村的真實風貌和近幾年的發展巨變。

我剛到那個村子的時候，儘管已經有了充足的心理準備，但那裏的生活條件還是有點令我震撼了：整個村子裏並沒有什麼樓房，雖然原本坑窪不平的土路已經改建為新式的水泥路面，但一下雨也不免泥漿橫流。在村主任（就是大家選舉的村長）的安排下，村民們騰空了村上小學的一間教室來安頓駐村扶貧幹部，並搬來兩張木板床供我們睡覺——很多孩子跟隨父母進城打工，村上的小學也沒多少學生，這些教室就這樣空了下來。「你好，請問住在這裏要怎麼洗澡啊？」我望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問。

「洗澡在外面的浴室，廁所也不在屋裏（都是室外的旱廁）。」一個村民告訴我。望着「家徒四壁」的屋子，我的心裏湧上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複雜情緒：一方面，離開香港和北京的 comfort zone (舒適區) 轉而直面這種艱苦的鄉村生活，換作誰都難免會有不適；另一

方面，我反而還有些釋然——村民們已經用最好的待遇招待了我，而要是直面並適應這種環境，也意味着我拉近了同村民間的距離，日後的扶貧工作也就更好做了些。

沒過幾天，我就跟隨村裏的工作人員四處走訪，了解那農村扶貧工作的進展情況。聽村裏的人講，那農四周環山，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也盛產各種質優價廉的農副產品，只是因為過去道路不通，又沒有城裏的銷路，當地盛產的蜂蜜、土雞等，尤其是八角和桂皮兩樣名產（這裏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種玉桂）總是賣不出去，只能被一些小廠低價收購。事情的變化發生在近幾年：得益於「對口扶貧」的項目，村裏修了新路，加上電商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得以注意到農村的產品。在村支書的帶領下，村裏還建了養牛場，很多家庭因此擺脫貧困，也不用去很遠的地方打工了。聽完這些，我不由得對村裏的工作人員肅然起敬！

懷揣着這樣的心情，我見到了村主任韋豐潮：他個子不高，但看起來十分精神，說起話來幹練而富有親和力。韋主任向我詳細介紹了那農村2017年以來的變化，並且着重提到了他牽頭的集體養牛場和最近流行的「網銷帶貨」項目。隨後，我也去見了村裏的第一書記陳作棠——之後相當長的時間，我都是和陳書記一起走訪村裏的貧困戶。令我驚訝的是，無論提到村裏的哪戶人家，陳書



● 村裏仍有一些人的生活十分困苦。

記都能準確地說出那家的具體情況。儘管他自己謙稱這是他們前期調查和建檔管理的功勞，但我清楚，沒有長期挨家挨戶的實地走訪，是不可能像他一樣了如指掌的。此後的那些日子，我看着他走入一戶人家，處理鄰里關係、房屋修繕甚至是母豬配種的問題，我甚至懷疑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基層幹部，簡直是一個博物學家了。

可以想像，要讓這樣的一個小小村莊脫貧致富，是多麼的不容易！

通過我的觀察，我發現，在我來到那農之前，在村民與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已經有不少村民摘掉了貧困的帽子，靠發展特色農業掙了不少錢。然而，村裏還有一些人的生活十分困苦，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其中的原因十分複雜：有的人是因病致貧，或者年輕人因故去世，老人帶着小孩度日，沒



● 至柏榮回想自己在那農村的經歷，是艱苦而令人愉悅的。

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只能靠國家發放的補貼勉強度日。面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我們只能一點點做工作，既要保障他們的生活，又要讓他們想辦法賺到錢。偶爾遇到態度特別不好、不太能理解我們的，也只能婉言相勸。畢竟，就像張藝謀的一部電影的名字那樣，扶貧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嘛！

我在廣西待了一年，後半段時間在這個「貧困村」度過。到我走的時候，一些原本很頑固的人被通曉了工作，選擇打工自食其力；一些在幫扶之下發展了小農產業，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收入。箇中艱辛，自是無需多言。現在想來，這樣的經歷是十分艱苦但令人愉悅的：看到更多人因為我們的努力吃飽穿暖，那種幸福和滿足是無以言表的。更難得的是，這樣「直面」內地鄉村的貧困與落後，也給了我一點不同尋常的思考：



● 下雨後的水泥路面泥漿橫流。

為什麼他們會貧窮呢？國家大力推廣扶貧，我們又努力踐行扶貧，到底要扶什麼呢？

從小到大，在香港這城市中生活條件一直不錯，雖然不算大富大貴，但「貧窮」這個詞似乎一直與我無關。何況在這樣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老一輩人又總講「手停口停」，所以總是會習慣地認為，人之所以窮都是因為懶惰。可是在廣西的一年，當我看到形形色色的「貧困」時，我總不免在想：貧窮真的只是因為懶惰嗎？如果沒有國家在修路上的資金支持，如果沒有陳支書主任這樣的人牽頭做事，大家還是在那個閉塞的山溝裏種菜，又什麼時候能有錢呢？誠然，貧窮是一種物質上的匱乏，但這種匱乏往往和所處的環境與自身的心態有關。我想，中央政府的扶貧，絕不是單純地「給錢」，而是讓貧困地區的人與較發達地區的人共同努力，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從根本上改變環境的劣勢與思維的貧瘠——這或許就是「扶貧要扶精氣神」的真正含義吧。

作者：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青年委員會主委 王柏榮